

海外

藏书大系

广来整理

胡雪岩外传 断魂零雁记

大桥式羽 / 著
苏曼殊 /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I242.4

29 I242.4
99

海 外 藏 书 大 系

断鸿零雁记

苏曼殊 著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娜 拉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海外藏书大系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78
字 数	3200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(套)
书 号	ISBN7—204—05482—2/I·983
定 价	720 元 (全 24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海外藏书大系

胡雪岩外传

大桥式羽 著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序

当欧洲十九世纪中，商战最剧之时，而大陆之东，支那之地，忽有不学无术，恃其天真烂漫之身以出，而与环球诸巨商战者。翳何人？翳何人？其惟我浙之胡雪岩乎！

君名光墉，世居浙江，雪岩其号也。由商而宦，保膺道员，以钦赐黄褂入朝。闻虽以一身兼商宦之间，而经营事业，仍占商家之地位为多。故其先后若曾文正、左文襄、李鸿章，或以谥传，或经海外新民之口而以名传，而惟君独以号传。以谥与名传者，犹有凭藉朝廷位望之意。而以号传者，乃能独立宇内，四顾无援，一本其商家之信义，使妇人女子，无上下老少，皆如探喉而出，名为某某焉者也。

夫以君之冒险进取，能见其大，使更加以学问，而又得国家保护之力，以从事于商战最剧之舞台，我中国若茶、若丝、若金银镑圆，商业之进步必大有可观，岂必一蹶不振，竟至于是乎？乃或始赖其力，终且背

之，甚者更下石焉。于国家保护之力既不可得，而君亦争闲使气，不为文明之冒险，而近野蛮之冒险。论者或归罪于土木声妓，奢侈太过。而孰知奢侈报小，顽锢祸大乎？浙人士或有借门下食客之盛，曲摹其闲情别致，以传写生平者，而于中国商业社会上最大之影响，或略焉而未详，则是书亦乌足传也？

然于不足传之中，而读是传者，或得因其宫室之美、妻妾之奉穷乏之后，以想见其当年鼓动商会之权力。又安必竟见为不足传者？况谈言微中，如筹餉协赈，以及匪后难民之局，钱江义渡之捐，一切我浙诸善举之于今为烈，更自有可传者在乎。嗟嗟！自君一败，而中国商业社会上之响绝音沉者几二十年，正不知受亏几何？纵偶有一二海上经商，略涉商学以问欧洲之津，然胆脆量狭，枝枝节节而为之。欲如君向之冒险直任，即集当今诸商董而问之，亦盍自谓勿如也。然则，胡雪岩之望亦重矣哉，其入人亦深矣哉。迄今雪岩之成而败、败而其后又渐兴，昭昭在人耳目，妇孺类能言之。独至商会之无力，有足令人抚髀长叹者。

中国梦梦，吴山沉沉。安得雪岩再生，鼓舞全浙，以大开商务学堂之实业也？叹未竟，有告于旁者，曰：“全浙无学，而独有安定学堂者，额虽少而具完全无缺

之冀望。”今且兼设师范，以补前者蔡征君有志未逮之缺点。兹非其后人藻青部郎所创捐，而好义之种性且留贻未有艾欤？然则天道好还，积善余庆，大可为胡君家声继起之光。

后之人慎毋以雪岩之败为挥霍大戒，而危燕釜鱼，厚藏以赏盗粮，且终其身大惑不解也。是又见《胡雪岩外传》者所当盥薇三诵，自得言外之意也夫。光绪二十九年春，浙东市隐书于海上之寓庐。

花寓言月夜達仙

京那富饒之地，除粵东外，当推江、浙两省。而浙江又较江苏加胜一筹。西湖瀟灑，代出奇士，甲第连云，人物秀雅，利祿第一。豪华之家，往往食客数百，不啻富貴名貴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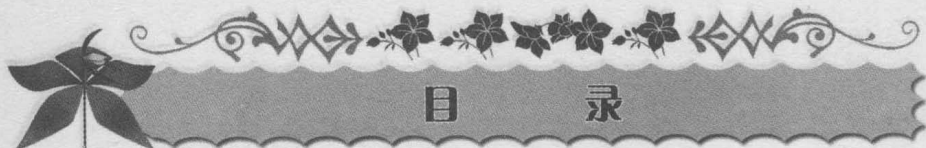
同治間有一位名士，姓朱名芝，乃湖北人氏。學問博通，三絕六藝，無不精曉。曾為京師某王爺門下賓客。凡王爺園囿地，山林花鳥，皆是他一手布置，精妙絕倫。因此名重天下。

這回因浙江一位富室聘請，奉命改造一座大園。這園本來是這位富室新建的，因不合意，須得重新拆

目 录

《断魂零雁记》目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3)
第 三 章	(6)
第 四 章	(10)
第 五 章	(13)
第 六 章	(17)
第 七 章	(19)
第 八 章	(23)
第 九 章	(27)
第 十 章	(29)
第 十 一 章	(32)
第 十 二 章	(35)
第 十 三 章	(43)
第 十 四 章	(45)
第 十 五 章	(49)
第 十 六 章	(53)
第 十 七 章	(56)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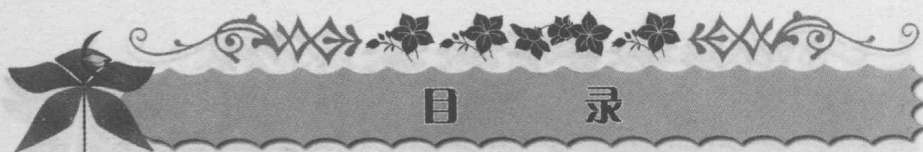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章	(59)
第十九章	(62)
第二十章	(68)
第二十一章	(70)
第二十二章	(73)
第二十三章	(77)
第二十四章	(80)
第二十五章	(83)
第二十六章	(86)
第二十七章	(90)



目 录

《胡雪岩外传》目录

- 第 一 回 精测绘湖山入画
托寓言月夜逢仙 (93)
- 第 二 回 借衣冠热中魏实甫
望门墙冷窥胡雪岩 (99)
- 第 三 回 入芝园初仰丰仪
做工程严除弊窦 (105)
- 第 四 回 乘兴踏月访佳人
把酒对花谈故事 (111)
- 第 五 回 八万金落成大假山
十六院标题新匾额 (116)
- 第 六 回 造镜槛艳夺乌铜屏
缠莲钩春在红芸院 (124)
- 第 七 回 睡鸭炉求沽得善价
走马楼分派住诸姨 (132)
- 第 八 回 德律风传儿女话
侵晨雪请高堂安 (140)
- 第 九 回 掷果误投怀王爷涎脸



目 录

	看花齐拍手公子开心	(151)
第 十 回	摆体面连朝奉差委 剃眉毛拼命来哄堂	(158)
第 十 一 回	做生日云栖设坛 发死昏佛龕看戏	(168)
第 十 二 回	发寒热香官逝世 惊炎凉左爵赉书	(176)
附录		(182)



断鸿零雁记

第一章

百越有金瓯山者，滨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无云，山麓葱翠间，红瓦鳞鳞，隐约可辨，盖海云古刹在焉。相传宋亡之际，陆秀夫既抱幼帝，殉国崖山。有遗老遁迹于斯，祝发为僧，昼夜向天呼号，冀招大行皇帝之灵。故至今日，遥望山岭，云气葱郁。或时闻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歔觐凭吊，不堪回首。

今吾述刹中，宝网金幢，俱为古物。池流清静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数十，威仪齐肃，器体无声。岁岁经冬传戒。顾入山求戒者寥寥，以是山羊肠峻险，登之殊艰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钟声徐发，余倚刹角危楼，看天际沙鸥明灭。是时已入冬令，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。读吾书者识之：此日为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计余居此，忽忽三旬。今日可下山面吾师。后此扫叶焚香，送我流年，亦复何憾！如是思维，不觉堕泪叹曰：“人皆谓我无母。我岂真无母耶？否否。余自养父见背，虽茕茕一

海外藏书大系

身，然常于风动树梢，零雨连绵，百静之中，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。顾声从何来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恒结凝想耳。”继又叹曰：“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见？亦知儿身世飘零，至于斯极耶？”

此时晴波旷邈，光景奇丽。余遂披袈裟，随同戒者三十六人，双手捧香，鱼贯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鹄立左右。四山长老云集。《香赞》既阕，万籁无声。少选，有尊证□黎，以悲紧之音唱曰：

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报父母养育之恩。

余斯时泪如绠縻，莫能仰视。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礼毕，诸长老一一来相劝勉曰：“善哉大德，慧根深厚，愿力壮严。此去谨侍亲师，异日灵山会上，拈花相笑。”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顶礼受牒。收泪拜辞诸长老，徐徐下山。夹道枯柯，已无宿叶。悲凉境地，惟见樵夫出没。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？

此章为吾书发凡，均纪实也。

第二章

余既辞海云寺，即驻荒村静室。经行侍师而外，日以泪珠拭面耳。吾师视余年幼，固已怜之。顾吾师虽慈蔼，不足以杀吾悲。读者试思，余殆极人世之至戚者矣！

一日，余以师命，下乡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。负之行，思觅投宿之所。忽有强者自远而来，将余米囊夺去。余付之一叹。尔时天已薄暮，彳亍独行。至海边，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滩小憩。而骇浪遽起，四顾昏黑。余踌躇间，遥见海面火光如豆。知有渔舟经此，遂疾声呼曰：“请渔翁来。余欲渡耳。”

已而火光渐大。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几，舟果傍岸。渔人询余何往。曰：“余为波罗村寺僧。今失道至此，幸翁助我。”渔人摇手曰：“乌，是何言！余舟将以捕鱼易利，安能载尔贫僧？”言毕，登舟驶去。

余莫审所适，怅然涕下。忽耳畔微闻犬吠声。余



海外藏书大系

念是间殆有村落，遂循草径行。渐前，有古庙。就之，中悬渔灯。余入，蜷卧石上。

俄闻户外足音。余整衣起，瞥见一童子匆匆入。余曰：“小子何之？”童子手持竹笼数事，示余曰：“吾操业至劳。夜已深矣，吾犹匿颓垣败壁，或幽岩密菁间，类偷儿行径者。盖为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”余曰：“少年英俊，胡为业此屑小事？”

童子太息曰：“吾家固有花圃，吾日挑花以售富人。富人倍吝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养吾慈母。慈母老矣。试思吾为人子，安可勿尽心以娱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艰辛，而兼业此。虽然，吾母尚不之知，否则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见庙侧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两夜，尚未得也。天乎！使此微虫早落吾手，待邻村墟期，必得善价，当为慈母市羊裘一领，使老母虽于冬深之日，犹在春温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岂荒伦市佞，尽日孳孳爱钱而不爱命者耶？”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触，泣（凄）然泪下。童子相余顶，从容曰：“敢问师奚为露宿于是？”余视童貌甚庄肃，一一告以所遇。

童子慨然曰：“师苦矣。寒舍尚有空闲，去此不远。请从我归。否则村人固凶恣，诬师为贼，且不堪

断鸿零雁记

也。”

余感此童诚实，诺之，遂行。俄入村，至一宅。童子辟扉，复自阖之。导余曲折度回廊。苑内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既，忽微闻老人语曰：“潮儿，今日归何晚？”

余谛听之，奇哉，奇哉，此人声音也！及至厅事，则赫然余乳媪在焉。

第三章



余礼乳媪既毕，悲喜交并。媪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坐。谛视余面，即以手拊额。沉思久之，凄然曰：“伤哉，三郎也！设吾今日犹在彼家，即尔胡至沦入空界。计吾依夫人之侧，不过三年。为时虽短，然夫人以慈爱为怀，视我良厚。一别夫人，悠悠十数载，乃至于是今，吾每饭犹能不忘夫人爱顾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后，彼家人虽遇我恶薄，吾但顺受之。盖吾感夫人恩德，良不忍离三郎而去。迨尔父执去世之时，吾中心戚戚，方谓三郎孤寒无依，欲驰书白夫人，使尔东归，离彼獠獠。詎料彼妇侦知，逢其愠怒，即以藤鞭我。斯时吾亦不欲与之言人道矣！纵情挝已，即摈我归。”

媪言至此，声泪俱下。斯时，余方寸悲惨已极，顾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。惟泪涌如泉，相对无语。余忽心念乳媪以四十许人，触此愤恻，宁人所堪？遂强颜慰之曰：“媪毋伤。媪育我，今已成立。此恩此德，感戴何可言宣？余虽心冷空门，今兹幸逢吾媪，借通吾